



潘國森

警惕香港教案！

六七月香港的連場暴動，又令筆者想起「我的朋友查良鏞」！讀者或會感到奇怪，難道潘國森研究「金庸學」已走火入魔、精神錯亂？非也！金庸小說讀者眾多，查大俠介紹些中國文化小知識，都會成為數以億計讀者的常識。我們讀《射鵰英雄傳》見有「天罡北斗陣」，會學懂北斗七星和北極星的關係。筆者今回想到「小查詩人」的祖父查文清（一八四九年至一九二三年），小查在祖父過世後一年出生，所以沒有實際交集。查老爺在小說中沒有出場，只在《連城訣》的後記中佔些篇幅，他官至江蘇丹陽知縣，是「丹陽教案」的主角。

筆者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參加中學會考，中國歷史科考得優等，卻沒有選讀明清近代史，印象中教科書沒有怎麼觸及清末教案。教案專指清末時期中國境內因為基督宗教（包括羅馬天主教和基督教）而產生的衝突事件。據中國官方統計，由第一次鴉片戰爭（一八四零年）至八國聯軍之役（一九零零年）的六十年間，共發生了四百多起教案。平均每年六起以上，不足兩個月就有一案！

教案經常涉及中國民眾武力衝擊教堂，有時還殺傷傳教士和教民；另一方面亦常發生有傳教士毆辱中國官民。教案都以中國政府賠款道歉和懲罰滋事者（包括官民，最重為死刑）了結。至於清末教案發生的原因很複雜，其中有些與今天香港實況相似，一是「治外法權凌駕中國法律」、二是「傳教士包庇教民」、三是「宗教習俗的爭端」。

香港基督宗教介入二零一四年非法「佔中」以及二零一九年「小孩暴

動」（偏袒者常說示威學生都是小孩而已），已不是什麼秘密。由六月開始暴動，到七月大肆破壞立法會，到七月下旬起每個周末恒常暴動，反對派都強調要政府「特赦」暴徒，這真有「治外法權凌駕中國法律」老套路的痕跡。還有是由非法「佔中」前忽然吹起的仇警辱警狂潮，就明顯有基督宗教背後的撐腰！辱警第一炮於二零一三年由小學教員林慧思打響，到了今天我們還有中學教員無差別地咒罵「黑警死全家」（黑警是暴徒對香港警察的惡意侮辱和誣衊），這些誤人子弟、辱警仇警的教員，據暫時未立時被免去教員職務如出一轍嗎？這又是否代表，今天香港還有許多傳教士不理解也不尊重香港廣府人的傳統習俗，我們最忌諱被人侮辱說「強姦你媽媽」！教會在支持和鼓勵，去最低限度放任和包庇「無行教民」或侮辱執法警察？

解鈴還須繫鈴人，預防教案重現，恐怕只能由教會把關！傳教士可否停止鼓動年輕人罔顧法紀地「爭取」這、「爭取」那？可否呼籲教民，停止恐嚇要「強姦警察的媽媽」？教會學校的教員又可否停止鼓煽，甚至裹脅學生參加非法集會和暴動？

再有更令人無法理解的，是暴民在一邊以廣府話惡意最重、挑釁最強、解作「強姦你媽媽」的髒話辱警之餘，又一邊高唱基督教的聖號！這代表了什麼？教會在支持教民用髒話侮辱警察嗎？這不是跟林慧思辱警後仍未立時被免去教員職務如出一轍嗎？這又是否代表，今天香港還有許多傳教士不理解也不尊重香港廣府人的傳統習俗，我們最忌諱被人侮辱說「強姦你媽媽」！教會在支持和鼓勵，去最低限度放任和包庇「無行教民」或侮辱執法警察？

解鈴還須繫鈴人，預防教案重現，恐怕只能由教會把關！傳教士可否停止鼓動年輕人罔顧法紀地「爭取」這、「爭取」那？可否呼籲教民，停止恐嚇要「強姦警察的媽媽」？教會學校的教員又可否停止鼓煽，甚至裹脅學生參加非法集會和暴動？



思旋天地

支持警方執法

常言道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」。實際上，「天有不測風雲」意味着天變無常，雖然一年四季天氣都不一樣，現正是盛夏當頭，「大暑」剛過，天氣十分酷熱，而今年的夏日風雨交加是常態。特別在內地，此時此刻暴雨降臨、山泥傾瀉、洪水氾濫。處處有天災。雖然香港被稱為是福地，但是今年香港的天氣罵「黑警死全家」（黑警是暴徒對香港警察的惡意侮辱和誣衊），這些誤人子弟、辱警仇警的教員，據暫時未立時被免去教員職務如出一轍嗎？這又是否代表，今天香港還有許多傳教士不理解也不尊重香港廣府人的傳統習俗，我們最忌諱被人侮辱說「強姦你媽媽」！教會在支持和鼓勵，去最低限度放任和包庇「無行教民」或侮辱執法警察？

正所謂「人有旦夕禍福」。看來久經歲月的人，對此深有體會。事實上，人的禍福很多時受人為所致。在股票市場上有「六絕、七翻身」的老話，今年的六月，證券市場並不算「六絕」，至於是否「七翻身」呢？根本談不上。七月因內外因素困擾，不但並不見「翻身」，更有很多人在大怨是「七暴動」。香港由於「反修例」所引起一連串社會事件，老實說堪稱一連串暴動事件，並不過為。大多數理性的香港人，支持和平示威，理性反映民意。然而，這個行動的底線

是依法、理性、和平地舉行，還要支持「一國兩制」，不違法不動搖，絕不能採取「不合作運動」又或者用暴力恫嚇暴動的行為，不但損人又損己，為不少市民產生不便不利的損害，甚至身體受傷害，這些行為必受千夫所指。

不幸的七月已過去，八月到來，香港人為的攪亂事件會否平息嗎？社會上不同人士都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場。當然啦，大多數愛國愛港、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治港、支持警方的朋友都期望一切將過去，換來美好的明天。事實上，我們所看到當下的香港，社會動盪，經濟下行，很多人從媒體上看到的都是負面新聞，痛心疾首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香港人聽從中央有關人士公開對事件的立場和看法，情深意切，強調對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治港的支持，向香港警察致以崇高敬意，最重要的是多個堅持、支持「一國兩制」，依基本法治港的國策，不動搖、不改變，港人聽後信心加強了。中央有關負責官員曾經指出，香港最近發生的事件是內外反中搗亂的結果，並指明是美國的作品。對此，作為香港人，應該有體會領悟，好好反省檢討某些不合作、有違法紀的行為。更要支持香港特區政府、支持警方執法、支持有關機構，守護香港，守護我們幸福和平的家園！

是依法、理性、和平地舉行，還要支持「一國兩制」，不違法不動搖，絕不能採取「不合作運動」又或者用暴力恫嚇暴動的行為，不但損人又損己，為不少市民產生不便不利的損害，甚至身體受傷害，這些行為必受千夫所指。

不幸的七月已過去，八月到來，香港人為的攪亂事件會否平息嗎？社會上不同人士都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場。當然啦，大多數愛國愛港、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治港、支持警方的朋友都期望一切將過去，換來美好的明天。事實上，我們所看到當下的香港，社會動盪，經濟下行，很多人從媒體上看到的都是負面新聞，痛心疾首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香港人聽從中央有關人士公開對事件的立場和看法，情深意切，強調對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治港的支持，向香港警察致以崇高敬意，最重要的是多個堅持、支持「一國兩制」，依基本法治港的國策，不動搖、不改變，港人聽後信心加強了。中央有關負責官員曾經指出，香港最近發生的事件是內外反中搗亂的結果，並指明是美國的作品。對此，作為香港人，應該有體會領悟，好好反省檢討某些不合作、有違法紀的行為。更要支持香港特區政府、支持警方執法、支持有關機構，守護香港，守護我們幸福和平的家園！



潘金英

閱讀寫作、想像飛翔

想像力是什麼？閱讀、寫作，究竟與想像力有什麼關係？想像如何飛翔呢？今年香港書展邁進三十年，「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2019」活動的主辦方，邀請了來自澳門、廣東佛山、台灣屏東的學生，和近千名香港學生，同在書展現場聆聽作家的閱讀、寫作經驗，分享想像力的重要。

這活動多年來推動閱讀風氣、培育學生對閱讀及寫作的興趣，青少年學生要在現場書寫文章，其中優秀的作文會被輯錄出版成書。青少年通過閱讀，想像到文字的境界意涵，飛翔在古今不同的時空上，確是一種可貴的能力。

往年上海的殷健靈和秦文君、戴紫農母女作家，曾分享閱讀、寫作經驗，今年請來的上海作家，是曾獲德國慕尼黑青少年文學獎、陳伯吹兒童文學獎的陸梅，她以宮崎駿的經典動畫《千與千尋》為例，和現場青少年朋友，分享想像力的飛翔：「想像力可喚醒我們捕獲快樂的能力，可幫助我們開啟通往奇異世界的通道，可讓我們感受生命的豐盈與喜悅……」她鼓勵青少年堅持寫作，說：「寫作文就是學會說話，和信賴的朋友講故事……做你自己，就是最需要呵護的想像力。」可見想像力有助成長，有助提升閱讀、寫作的的能力。

而來自深圳的作家陳詩哥，他曾獲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、冰心兒童文學獎，被評為《兒童文學》十大青年金作家之一，在當場提問小朋友是否喜歡喝白粥——究竟白粥與想像力，有什麼關係？與會者不約而同大聲回答：「不喜歡！」陳詩哥便分享他創作的經歷：原來他因為一次生病喝白米粥，胡思亂想下創作出童話《星星小時候》呢！故事中那個煮粥的小男孩，把一鍋粥煮溢了，「砰」的一聲巨響，米粥爆炸了！粥的泡泡隨處飛散，一粒粒米膨脹成一顆顆星星——「宇宙就是這樣誕生了！」

看！這不就是想像力嗎？你能想像出煮的粥，竟然變化成滿天星斗的星空嗎？想像力之所以重要，正因為它可迸發出新的靈感，碰撞出多面向的思維。

我期望這項有意義的活動持續辦下去，讓更多青少年與書結緣，建構出重要的精神、思想和靈魂，照亮生命；同學們愛閱讀、寫作，在閱讀中成長，讓想像飛翔，能在閱讀後結合寫作，塑造自我生命，走向世界，活得精彩！



翠袖乾坤

向植物學養孩子

偶然站到電視旁，看到外國有一位女士，在自家敞大的後園廣播種子，從不澆水剪草，也不施肥，結果繁花茂盛枝壯葉粗，生長着各式各樣的植物，花朵也開得分外燦爛，多年下來就像個小樹林，美得吸引大批訪客。大家都問她：「妳從不打理，何以有此成績？」她的回答很簡單：「有哪個森林需要人為照顧？植物自然有其生存本領！」

這話令我讚嘆不已！是的，大自然一直在適者生存的法則下發展，種子落在合適的泥土裡自然會發芽，為求汲收水分，會把根伸延到有水源的地方，有多遠就伸至多遠；為了吸取陽光製造葉綠素，矮小的植物會把葉子伸展到大樹間的隙縫，又或不斷長高去增加空間。我在台北的大板根森林區，看到茂密的植物，葉子層層疊疊繁中有序，每一層葉所佔的角度都剛好可以吸取陽光，沾得雨

露！這現象令我印象深刻！在大廈林立的城市，偶爾會見到小樹芽在堅固混凝土的小小空隙鑽出，年年月月地以頑強的意志成長，那牢固得要以電鑽才能開鑿的混凝土牆，有天，我們會驚喜樹芽已破土茁壯為大樹，綠葉成蔭，長着眾多長長的氣根，又或粗壯的樹根已伸展至對面街道！

植物有其生存本領，愈惡劣的環境求生能力愈強，植物也明白撐不過去，就只落得枯萎，它們不能像動物那樣可以移動，尋找更佳的生活環境，它們沒選擇能力，只能克服當下的挑戰。我們看到的大樹，也就是一棵棵成功的例子，尤其是挺立在市區的。

這讓我想孩子的成長，很多人都說孩子要窮養，這話說得很對，過於嬌生慣養的面對不了挫敗，也難以適應多變的環境，競爭力較弱。孩子也自然有其生存本領，家長宜適當地放手，讓孩子接受磨練獨立成長，捱過的會更懂珍惜自己所有。



孩子和植物一樣也天生有生存的本領。 作者提供



百家廊

清蟬嘒嘒落槐花

在花卉市場，那幾棵大型發財樹盆栽標價360元。我覺得有點小貴，一直沒捨得買。今年六一兒童節那天，我又去了花卉市場。適逢商家搞促銷活動，各種花卉八折銷售。另有一種促銷方式：買一贈一。我問了問心儀已久的發財樹，賣主說，買發財樹贈送龍爪槐盆景。轉身打量那盆龍爪槐，只見它形態適中，高矮合度。古銅色的長方形陶瓷花盆，凹進去四個角，更顯精巧別致。植株優美，盆亦典雅，甚合我意。

龍爪槐作為發財樹的附庸來到我家，卻受到了極高的禮遇。我以為盆景是不會開花的，沒想到龍爪槐冒出了花苞，一粒粒的，像黃色的珍珠米。等它開了花，那穗狀槐花兒似曾相識，上網一查，才知道龍爪槐是國槐的變種。常言道，「家裡種國槐，好運自然來」，這不是無意中把好運帶回家了麼？

龍爪槐，細枝彎曲下垂，樹冠豐滿圓潤，像是一把碧綠的雨傘。由不得我不愛。龍爪槐很潑辣，不怕雨打風吹。我無事獻殷勤，把它從院子裡搬進了客廳。我有一塊吐芳，勝似三槐挺秀。端起茶杯，對槐小飲，時光悠悠，格調風流。捧讀經書充雅士，槐香常伴讀書人。

國槐，名義上，算是龍爪槐的母族。六月底，我們小區裡的國槐花爆開了蓓蕾。空氣中香氣繚繞，蜜蜂翩翩而至，率先登枝，醞釀出甜蜜的小詩。蝴蝶也來湊熱鬧，這朵開一開，那朵嗅一嗅，牠們舞動雙翅，播放着靡靡的花間詞。夏日的陽光，如一張大網，套住了人間萬物。槐花懶洋洋開着，一雙明眸，半睜半閉，格外低調，相當矜持。今天開幾朵，明天開幾朵，好像在和陽光捉迷藏。

有一天，我在小區的花坛邊上，仰着頭看槐花。突然發現國槐的葉子打了卷，密密麻麻的小米蟲在啃噬着，讓人心驚肉跳。周邊幾棵也是如此。如果不治理，蟲

害就會蔓延全樹，花苞就會脫落。不見美妙的花朵，蜜蜂會不會很失望？蝴蝶會不會很傷心？陽光會不會很無趣？我去了物業辦公室，怯怯地問，小區裡的國槐都得了病蟲害，你們能治一治嗎？值班人員態度很好，他表示很快處理此事。過了兩天，果然有綠化人員背着噴霧器在打農藥。藥到病除，國槐葉子恢復了常態。我翹着的心隨之放鬆。

前天，下了一陣急雨。天氣仍然悶熱，我出來透透氣。花壇裡的草芙蓉開得正熱烈奔放，大喇叭似的花朵，分明在召喚我輩，及時觀花，且飽眼福。我為美色所動，注視良久。忽而一陣蟬鳴，攪擾了我的專注。循着聲音舉頭，眼前一棵國槐，亭亭如蓋矣！側耳傾聽，蟬聲自水汪汪的葉片裡流出。

「清蟬嘒嘒落槐花」，猛然記起唐朝詩人許渾的這句古詩。一樹槐花，在夏日裡做着綺麗的夢。幾聲蟬鳴，匯成珍貴的交響樂，直擊槐花的心扉。鳴蟬不請自來，槐花無風自落。雨洗槐花空氣清新，小徑幽幽滿地金。此刻，槐花是金蟬的銀河系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蟬的原蟲，叫「知了猴」。小時候，我們家院子裡種了十來棵國槐樹。每當傍晚時分，「知了猴」破土而出，鑽出黑暗的小洞，爬向未知的光明。物質困乏年代，誰人經得起超級美味的誘惑？況且，又是手到擒來，毫不費力。我們用手电筒照一照國槐樹幹，憨態可掬的金蟬正老老實實趴在那裡。拿下來，放進空罐頭瓶裡。自此，蟬命休矣！當然，也有倖存者「金蟬脫殼」，在密葉掩護下，高歌一曲斜陽晚。

爺爺奶奶種下這麼多國槐，是因為槐花帶來經濟利益。槐花未開之前，它的花蕾叫「槐米」。用鐵鉤子擰下槐米，放在毒日頭下曬乾，可以換錢。槐米是一味中藥，也是一種染料。每年七月，我們村裡都會有商人來收購槐米。當年一斤槐米，能賣三塊錢。我們家所有的槐米，能賣一百多塊錢。這些錢足夠我們兄妹交一年的

學費。

我們家不遠處，有一大片槐樹林。有一年，我和小夥伴帶上竹筐和鐵鉤子去槐樹林摘槐米。那裡的槐米真多啊！我們每個人都滿載而歸。我採摘的槐米賣了八塊錢。那是我平生第一筆私房錢，我情願貢獻出來。有了花銷，大哥帶我和弟弟去了縣城遊玩。當年的縣城，最值得一看的就是關帝廟。關帝廟周邊那條長長的街道，清一色的國槐樹，濃蔭蔽日，直指雲天。那年夏天，我們去關帝廟，路過此街。我立刻被那些國槐樹上的槐花迷住了。貧窮引導着想像，我當時是這樣想的：這麼多槐米，得賣多少錢啊？

今年暮春，我又來到了故鄉的小城，特意去看了那些國槐。三十多年不見，槐樹們長高、長粗了不少。老槐樹根深葉茂，各具特色。其中一棵，樹幹中部略微彎曲，鼓出部分，猶如半個托盤。幾株青草「見縫插針」，在「托盤」上隨風搖曳，訴說着生命的豐富多彩。國槐樹上長出青草，不算奇聞。在北京的景山公園，我見過一棵千年唐槐。那棵唐槐主幹早已枯萎，靠着樹皮輸送養分，維持生機。它的樹冠繁茂如雲，儀態出眾。不知何時，樹洞裡長出來一棵清秀怡人的小槐樹，形成了「槐抱槐」的新奇景觀。這棵古老的國槐樹，名列「北京十大古樹」之首。

松、柏、槐，是有名的「長壽三友」。諺云：千年松，萬年柏，頂不上老槐樹歇一歇。可見，國槐的壽命比松、柏更長一些。長壽之木，必有靈性。宋代的學士院，有一處中院，院子裡栽植一棵老槐，因而得名「槐廳」。有一年會試，住在槐廳裡的學子們，個個金榜題名。一時間，盡人皆知。以至於，後來的學子們，都爭着去槐廳居住。

閩寧阿梅，正在學習書法。等她學有所成，我要向她求三個大字：槐香居。作為一名寫作者，我希望寫出好一點的作品來。聞弦歌而知雅意，我的龍爪槐定已獲悉。



理美美

地球憂思錄

上周，小裡寫了一篇《燃燒的北極》，很多朋友看了感到十分震驚。不是這個標題讓人震驚，而是那遙遠而又切近的地球憂慮，禁不住令人寒意頓生而有憂思種種。

首先，北極在燃燒，今天的南極也並非安然如昔。據研究，科學家們警告說，從1979年到2017年，南極冰川融化已經使全球海平面上升了1.4厘米以上；而最遲到2100年，海平面很可能上升1.8米——那時候，世界上將有很多繁華的沿海城市被淹沒。

還是回說北極。北極不同於南極，它是有主權的。南極則適用於聯合國制訂的《南極條約》，僅用於和平目的，全世界各國都享有在南極地區進行科學考察的自由。而在北極，位在北極圈內的太平洋沿岸國家挪威、俄羅斯、美國、加拿大、丹麥及芬蘭、瑞士、冰島都在其中擁有部分領土。隨著氣候變暖，海冰融化，北極的主要航道可通行的時間及便捷度也必將大為改觀，這必將重塑其地緣政治格局，例如俄羅斯很可能會從傳統上的陸地國家轉變為一個海洋國家，因為它終於可以通過北極的東北航線直抵歐洲、大西洋和亞洲口岸了。當然，這不一定是壞事，但也很可能會給全球的交通與物流造成並未可知的複雜影響。起碼可知的是，如果郵輪發生洩漏事故，北極的野生動物必將遭受滅頂之災；而增多航運的噪音種種也

必將對海豚等海洋生物造成一定的傷害。更何況，隨著海冰融化讓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聯繫更加緊密，一些外來物種也肯定会隨船而光臨北極，而氣溫升高很可能會使這些物種大量存活並繁衍，屆時北極圈的生態結構也會有巨大變化。另外，北極地區尚探有大量石油與天然氣，這些「財富」將會「鹿死誰手」？

第三，隨着氣候變暖，愈來愈多的醫學專家都在發出愈來愈強烈的警告：這很可能引發更多「我們現在還不知道」的疾病。例如有一種可怕的「耳念珠菌」已於2009年在日本被發現。它可導致血液、傷口及耳部的致命傳播，更可怕的是，它可在醫院等醫療保健環境中的個人之間傳播，也能在被污染的表面接觸皮膚時傳播。

一些科學家們經研究後認為，這種「耳念珠菌」作為一種人類病源體出現，其神秘之處在於，它大約同時出現於三個不同的大洲，而且這三種分離株在基因上都很遠。這意味着距離遙遠的地方顯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誘因。那麼，這些共同的誘因只能來源於只有一個地球上的氣候變暖。是的，可怕的「耳念珠菌」現在已經開始感染人類，因為它肯定適應了更溫暖的地球，從而能夠在人體溫度下生存。

試問：我們能在燃燒的北極、在危險的南極以及在可怕的「耳念珠菌」中生存嗎？憂思種種，不一而足。



信而有征

旅行與電視節目

很久以前看過一部紀錄片，叫《永恒的威尼斯》(Venise, l'Eternelle)，是法國最有名的旅遊節目Echappe belle其中的一期。講的是本地人生活中的威尼斯。在這個片子裡，聖馬可廣場依然是主角，但不是我們記憶裡遊人如織的樣子，而是一塊中央凸起的陸地，會在11月份漲水時期被一層薄薄的水幕所覆蓋。行走其上，你需要穿上一雙長長的雨靴。多數時候，空中還會浮着濃重的霧氣，並帶着冬季才有的冷淡味道。在這種場景中，威尼斯像是家裡沒客人時那樣，很自在。

從廣場出發，經過小橋可以到達周圍同樣被水泡着的房子。這些橋也喪失了移步換景的功能，成了送奶員每日清晨五點必須越過的障礙。節目為了展示送奶員的辛苦，還專門用了一個特寫，拍正在一級一級上台階的腳步，並收錄了奶箱小輪子碰到地面時發出的悶響聲。單調而沉重，這是生活的聲音。當然，拍本地人的生活不意味著一定要迴避

遊客。所以攝製組專門繞到背街的店舖，聽那些倒霉的小老闆抱怨自己的生意有多差。他們還會去探訪來威尼斯辦婚禮的外國人，由這些外國人再找到當地策劃婚禮的婚慶公司，詢問給外國人辦婚禮的瑣碎流程和其中發生的故事。

總之，這部紀錄片的一切都圍繞着當地生活展開。景致不再是景致，變成了此間的背景。就像一場大型窺陰活動現場，節目刻意避開了各種顯著的旅遊地標，展示了當地向遊人隱身了的日常生活。菜市場、居民樓和樓外曬着的被子都成了窺陰的最佳觀景台。讓人生愈深入愈快樂的隱秘的樂趣，這種快感是生理和心理雙重的。感謝這種快感，我們與當地迅速親近，並愛上了它。

最喜歡看這一類民俗旅行片就是這個原因。但最過癮的還不是看這類片子，而是看方言類的新聞。每次出行，安頓停當，晚上躺在酒店的床上看當地的方言節目。尤其是那些不上星的當地電視台放出來的家長裡短，簡直妙趣橫

生。在杭州，我看《阿六頭說新聞》，在濟南，我看《拉呱》。在無錫，我看《阿福聊齋》。在廣州，我看《DV現場》。聽着聽不懂的方言，看着不了解的民俗，身處異鄉的感覺會十分強烈。這與旅行的目的最相配，因為旅行說白了就是尋找一種不同的感覺。用另一種生活來替代自己的生活。替代得愈徹底，人就會快樂。

因此，這些方言節目只有在當地看才能產生最好的效果，一離開當地，樂趣就大為減弱了。忽然想起有次出海時的情景。當時船上正在播放一首音樂，是那種描述自然風光的風景音樂，混合着海浪的聲音，覺得美極了。後來回家再聽，只覺得粗淺而缺乏細節，算不得上乘的藝術。但在當時當地，這音樂似乎最相宜。想來，旅行中看方言節目和在特定場景聽特定音樂道理相同，一切都要相配。音樂要配合場合，旅行要配合當地的生活。這種生活，有時自己未必感受得到，需要借助民俗旅行片和本地方言節目作為導遊。